



> 花洲书院 视觉中国/供

宁鸣而死 不默而生

——花洲书院随记

□ 文 / 宋宏建

作者简介 宋宏建，高级政工师，河南省地质矿产勘查开发局机关党委前副书记，自然资源作家协会河南分会前副主席，已发表作品 400 余万字。

一处占地面积 211 亩，竹柏掩映、亭台错落的园林式建筑，风情别具地坐落于河南省邓州市东南。这，便是始建于宋代庆历年间，因范仲淹（北宋著名的政治家、军事家、文学家、教育家、思想家）任邓州知州期间创设而闻名的花洲书院。

穿越高大巍峨的牌楼，走过书院全景的照壁，迎面便是那句千古名言的石刻——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！字由康熙皇帝题写，遒然苍劲，令人肃然起敬。接下来，顺着墙根下的青石小径，拾级而上春风阁，登上书山一览台，视野立马豁然开朗，宁静悠远的烟云园林景色尽收眼底。

居高临下，可以俯瞰院内中正严慈的范公雕像，可以饱览坐北朝南的五进四院，可以近闻桂花淡淡、泮泉叮咚，远听书声琅琅、琴韵悠扬。于是乎，一种“春和景明，波澜不惊，上下天光，一碧万顷”的万千气象，抑或“去国怀乡，忧谗畏讥，满目萧然，感极而悲”的离情别绪，便会如春潮一般在心湖里荡漾开来……

一所普普通通的院子，一个稀松平常的景点，因了历史上的某位名人到过、住过，或者一首小诗（如《登鹤雀楼》）、一篇小文（如《岳阳楼记》）而名扬天下，便成了一处文人雅士凭吊、景仰的文化圣地。这种例证，俯拾皆是！

从春风阁下来，拜谒范老夫子铜像。穿越棂星门，瞻仰范文正公祠。再过状元桥，沿中轴线前行，一边是幽静雅致的山长室（院长办公室），一边是朴素简约的教习室（老师办公室）。继续前进，跨入古色古香的的讲学堂门槛，早有春风扑面之感。透过季节深处的沧桑岁月，静谧里似有书声盈耳。抚摸着时光斑驳的桌椅条凳，讲台上抑扬顿挫的夫子吟诵，座位上摇头晃脑的学子苦读，也已栩栩如生地浮现在眼前。

坐在春风堂内的学子位上，目睹玻璃柜中摆放的笔墨纸砚，我那被历史烟云弥漫的脑海之中，立马浮现出970多年前的一个影像。也就是公元1046年（宋仁宗庆历六年）的秋天，两鬓苍苍的北宋名臣范仲淹先生，在此屋内是怎样地踱来踱去，一遍遍地诵读与他同遭贬官之好友——滕子京的《求记书》信，然后对着那幅《洞庭秋晚图》，一遍遍地苦思冥想……

二

重修览秀亭，构筑春风阁，由眼前因百花洲而得名的花洲书院，自然会想到因“山有林麓之利，泽有蒲鱼之饶”而得州名的饶州。“宁鸣而死，不默而生”这句话，声名鹊起于饶州，与名著《岳阳

楼记》一样，出自“大宋第一名臣”范仲淹的手笔——《灵乌赋》，体现了一个正直知识分子的家国情怀和责任担当。

宋仁宗景祐三年（公元1036年），48岁的范仲淹，因上《百官图》弹劾宰相吕夷简用人不当，被吕以“荐引朋党，离间君臣”为由蛊惑君主，从朝廷贬知饶州，也就是今天江西省上饶市的鄱阳县。期间一年半，妻子病死、自己染疾。可他没有自暴自弃，在带领当地人民解决内涝的同时，尚贤重德，大力兴建州学。友人梅尧臣在附近做县令，写有一首《灵乌赋》寄他，其中有“事将兆而献忠，人反谓尔多凶”“胡不若风之时鸣，人不怪兮不惊”等语。以鸟为喻，劝其不必像乌鸦那样报凶，反“招唾骂于里间”，倒不如学做报喜鸟，光言好事。实在不行，就拴紧舌头，锁住嘴唇，除了吃喝之外不要多事。而范仲淹在回赠友人的《灵乌赋》中，却斩钉截铁地发出铿锵之音——“宁鸣而死，不默而生”。意即不管人们怎样讨厌哑哑乌声，他都要坚持正义，坚持真理，即使直言招祸而死，也不缄口沉默求生。

宁鸣而死，不默而生。如此铮铮誓言，其实也是范仲淹在其“三起三落”的坎坷人生中，一直坚持纠偏勘误、不辟祸患的永恒信念。

三

范仲淹（989—1052年），字希文，祖籍邠州，后移居苏州。他两岁丧父，母亲改嫁长山朱氏，遂更名朱说。一次和哥哥吵架，他被骂作“野孩子”，才知其身世，于是含泪告别母亲，前往应天府的南都学舍发奋读书。每至夜里昏昏欲睡之际，他就把冷水浇在脸上。每个白天取粟二升，煮一锅粥，经一夜凝结，用刀画为四块，早晚各取二块，就着切碎的葱蒜当饭。成语“划粥断齑”的典故，便出自这里。南都留守的儿子与其同窗，把公家厨房里的食物送他一些，全被搁置放坏。理由是自己食粥习

惯已久，怕一下子突然享受丰盛的美食，以后哪还能吃得下冷粥！

“五年未尝解衣就寝”，到了1015年的大中祥符八年，朱说苦读及第，授广德军司理参军，才改回本名，迎母归养。仲淹者，隋末大儒王通（其孙王勃）的字，直接拿来照搬为名，可见其崇拜之至。范仲淹初入仕途，九品芝麻小官，却因修河堤、兴水利、“屯田久守”而建功入朝。庆历三年出任参知政事，上疏《答手诏条陈十事》，提出十项改革措施。新政改革受挫，范以反对太后在朝堂过生日为名被贬；太后去世，部分大臣责其劣迹，范又因直言“父母之恩不可不报”而感动皇帝，再次被诏回京。哪知后来，又因反对皇帝废弃皇后被贬牧州，仍以兴修水利、创办学堂有功入朝，官至副宰相。后因与宰相吕夷简不和，走向了他人生的最后“一落”，被贬邓州。

皇祐四年，64岁的范仲淹，在改知颍州、扶疾上任途中逝世，宋仁宗亲书其碑额为“褒贤之碑”，谥号文正。

四

“庆历四年春，滕子京谪守巴陵郡。越明年，政通人和，百废俱兴，乃重修岳阳楼，增其旧制，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。属予作文以记之。”（见《岳阳楼记》）

终于，在一生第三次被贬官的邓州，仅仅凭借着一张草图，一代名师参透了那座四柱高耸、顶檐牙啄的三层楼阁。终于，范老夫子举起如椽大笔，天马行空神游八极，既赋予了岳阳楼以千秋不朽、万古垂名的辉煌景观，也镌刻出自己站位北斗、方寸海纳的高洁灵魂——“不以物喜，不以己悲，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，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。是进亦



忧，退亦忧。然则何时而乐耶？其必曰：‘先天下之忧而忧，后天下之乐而乐。’乎！噫！微斯人，吾谁与归？”

这，就是宁鸣而死、不默而生的坚定信念；这，就是不信不行、不服不行的文化力量！同理类推，滕子京凭借一幅图表和一纸书信，便高瞻远瞩，行稳致远，让自己一个寂寂无名的巴陵郡守，也伴着岳阳楼而名垂青史。那，便是文化眼光，同样不信不行，不服不行！

整个书院的中西部建筑群落，浑厚大气，属于典型的北方风格。而东部百花洲的亭台水榭，则为小巧玲珑的江南园林。细细观赏罢主体建筑，粗粗浏览过藏书阁楼，踱上一段曲曲折折的花洲走廊。当我坐在鹅颈靠椅上小憩时，脑海里已慢慢形成一个结论：很有文化但无文化眼光的人，往往做不成脍炙人口的文化大餐；没啥文化但有文化眼光的人，有时也能酿出悠远绵长的文化经典。在中华民族的文化史上，除滕子京外，周大夫尹喜也是一个典型的例证。

《史记·老子韩非列传》记载：“居周久之，见周之衰，乃遂去。至关，关令尹喜曰：‘子将隐矣，强为我著书。’于是老子乃著书上下篇，言道德之意五千余言而去。”

话说回来，这个与花洲书院



＞花洲书院范仲淹铜像

有点联系的滕子京，可不像传说中镇守函谷关的总兵尹喜——出生时母亲梦见天上飘落红云，围着自己浮动，地下忽地开出莲花；也不会精通天文、善于望气，没在巨人老聃出现之前夜观天象，发现紫气东来。滕与范曾是同科进士，而且先后在泾州和庆州任职。虽然他也是一位有抱负的政治家，但一生仕途坎坷，屡贬屡谪，最高的职衔也不过天章阁待制（类似于今天顾问的四品闲官），远没达到范的官位和层次。然而，缘于他有洞穿历史的文化视野，竟使自己伴着一篇小文同时名扬后世，且被冠以“勤政为民”的典范。谁又能说，这不是一种借力于文化的力量和眼光？！

从花洲书院到《岳阳楼记》，给我们留下的，不仅仅是两处美

景更重要的，还有一种文化视野，一种精神风骨，不是吗？

五

南山郁郁，北水悠悠，飞瀑流泉，莺啭鸾啼。哦，在这荟萃着气象万千的方寸之地——花洲书院里穿行，一面是弹弹软软的江南丝竹入耳，一面是灏灏猎猎的塞北旌旗盈眸，我真的陶醉了。恍惚中，我像乘着一叶扁舟的伯牙，于朗月清风之下鼓琴而歌，渐入佳境。忽听岸上传来樵夫的掌声：“善哉，峨峨乎若泰山；善哉！洋洋乎若江河……”

作者单位 / 河南省地质矿产勘查
开发局

（本文编辑：张佳楠）